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釋文紀卷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陳國遴

釋文紀卷三

明 梅鼎祚 輯

晉

穆帝

姓司馬氏諱聃字彭子河内温人康帝子

永興山陰二寺詔

建康實録云許詢捨永興山陰二宅為寺家財珍異悉皆是給既成啟奏孝宗詔曰

山陰舊為祗洹寺永興居為崇化寺造四層塔物產既

罄猶欠露槃相輪一朝風雨相輪等自備時所訪問乃是剡縣飛來

孝武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子）

賻送道潛法師詔（潛寧康二年卒于剡之岇山見後）

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懃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萬星馳驛送

道安法師俸給詔（安見後）

安法師器識倫通風韻標朗居道訓俗嶽績兼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物出所在

竺法汰喪事詔 汰見後

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于懷可賻錢十萬喪事所須隨由備辦 並梁釋慧皎高僧傳太元起居注

與朗法師書

皇帝敬問太山朗和尚承睿德光時飛聲東嶽靈海廣淹有生蒙潤大人起世善翼匡時輒伸經略懸稟妙算

昔劉曜創荒石勒繼業元皇龍飛遂息江表舊京淪沒神州傾蕩蒼生荼蓼寄在左衽每一念至嗟悼朕心長驅魏趙掃平燕代今龍旗方興剋復伊洛思與和尚同養羣生至人通微想明朕意今遣使者送五色珠像一軀明光錦五十匹象牙簟五領金鉢五枚到願納受

釋僧朗答晉主書　竺僧朗京兆人少而游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席移卜太山

僧朗頓首頓首夫至人無隱德生為聖非德非聖何敢

有喻忝曰出家栖息塵表慕靜山林心怖玄寂靈迹難逮形累而已奉被詔命慰及應否大晉重基先承孝治惠同天地覆養無邉願開大乘申揚道味僧朗頓首頓首唐釋道宣廣弘明集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內陽翟人康帝后

于法開收付廷尉令法開不知何許人祖述耆婆妙通醫法升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復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餓而帝崩獲免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但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

付廷尉傳　高僧

何充等　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錄尚書事加侍中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晉咸康六年成帝幼沖庾冰輔政謂沙門應盡敬王者尚書令何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為駮充及僕射褚翊諸葛恢尚書馮懷謝廣等重奏于時冰議竟不施敬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翊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以盛明革命

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為長

庚冰代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冰字季堅潁川鄢陵人車騎將軍領江州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辨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怪況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遘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

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有佛邪將無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無佛邪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方外之事豈方内所以體而當矯形骸違常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丕顯後世猶殆殆之為弊其故難尋而今當遠慕芒昧依稀未分棄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慠逸憲度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

縱其有之吾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胷懷耳軌憲宏模固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其才智又常人也而當因所説之難辨假服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骸於萬乘又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焉

沙門不應盡敬表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

伯臣翊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闇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鑽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貿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

區之汎上俾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
廢於聖世習俗生常必致愆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
雖矇蔽豈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
聖令不為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格可無壅滯是以
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啟

庾冰重代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省所陳具情旨幽昧之事誠非寓言所盡然其較略及
夫人神之常度粗復有分例耳大都百王制法雖質文

隨時然未有以殊俗參治怪誕雜化者也豈曩聖之不達而來聖之宏通哉且五戒之才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世主略其禮敬邪禮重矣敬大矣為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民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則亂斯曩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采往往備其事修之家可以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參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兩行

邪唐釋彥悰集沙門不應拜俗事云通才博采往在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來

聖作

末聖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臣等雖誠暗蔽不通遠旨至於乾乾夙夜思循王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專然及為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吝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咒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

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葢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臣等慺慺以為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司徒左光禄大夫

佛像頌議成帝時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明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此堂猶存宜勑作頌以謨議寢

佛者異域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異教作一象之頌於義有疑焉晉書廣弘明集首數句與此文微異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歷太保贈太傅

與支遁書 遁還吳立支山寺欲入剡安為吳興守與遁書 遁見後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高僧傳

王坦之 字文度太原人歷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

沙門不得為高士論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此論大略云

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宋劉義慶世說新語

郗超字嘉賓高平金鄉人司徒左長史

與親友論支道林書遁善談名理謝安王洽劉惔殷浩許詢及超等皆著塵外之狎超與親友書

道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來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者一人而已高僧傳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叅挍

奉法要

三自歸者歸佛歸十二部經歸比丘僧過去現在當來三世十方佛三世十方經法三世十方僧每禮拜懺悔皆當至心歸命并慈念一切衆生願令悉得度脫外國音稱南無漢曰歸命佛者漢音曰覺僧者漢音曰衆五戒一者不殺不得教人殺常當堅持盡形壽二者不盜不得教人盜常當堅持盡形壽三者不婬不得教人婬常當堅持盡形壽四者不欺不得教人欺常當堅持盡形壽五者不飲酒不得以酒為惠施常當堅持盡形壽

若以酒為樂當推其輕重要於不可致醉醉有三十六失經教以為深戒不殺則長壽不盜則常泰不婬則清淨不欺則人常敬信不醉則神理明治已行五戒便修歲三月六齋歲三齋者正月一日至十五日五月一日至十五日九月一日至十五日月六齋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凡齋日皆當魚肉不御迎中而食既中之後甘香美味一不得嘗洗心念道歸命三尊悔過自責行四等心遠離房室不著六

欲不得鞭撾罵詈乘駕牛馬帶持兵仗婦人則兼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意務存柔順齋者普為先亡見在知識親屬并及一切衆生皆當因此至誠𠀋想感發心既感發則終免罪苦是以忠孝之士務加勉勵良以兼拯之功非徒在巳故也齋日唯得專惟𠀋觀講誦法言若不能行空當習六思念六思念者念佛念經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何謂念天十善四等為應天行又要當稱力所及勉濟衆生十善者身不犯殺盜婬意不嫉恚癡

口不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何謂不殺常當矜愍一切蠕動之類雖在困急終不害彼利己凡衆生危難皆當盡心營救隨其水陸各令得所疑有為己殺者皆不當受何謂為盜凡取非己有不問小大及莅官不清皆謂之盜何謂為婬一切諸著普謂之婬施之色欲非正匹偶皆不得犯又私竊不公亦兼盜罪所謂嫉者謂妬忌也見人之善見人有德皆當代之歡喜不得有爭競憎嫉之心所謂恚者心懷忿恨藏結於內所謂癡者不信大

法疑昧經道何謂妄言以無為有虛造無端何謂綺語文飾巧言華而不實何謂兩舌背向異辭對此説彼何謂惡口謂駡詈也或云口説不善之事令人承以為辠亦謂惡口凡此十事皆不得暫起心念是為十善亦謂十戒五戒檢形十善防心事有踈密故報有輕重凡在有方之境總謂三界三界之内凡有五道一曰天二曰人三曰畜生四曰餓鬼五曰地獄全五戒則人相備具十善則生天堂全一戒者則亦得為人人有高卑或壽

夭不同皆由戒有多少反十善者謂之十惡十惡畢犯則入地獄抵揬強梁不受忠諫及毒心內盛狥私欺紿則或墮畜生或生蛇虺慳貪專利常苦不足則墮餓鬼其罪差輕少而多陰私情不公亮皆墮鬼神雖受微福不免苦痛此謂三塗亦謂三惡道色痛癢思想生死識謂之五陰凡一切外物有形可見者為色失之則憂惱為痛得之則懽喜為癢未至逆念為思過去追憶為想心念始起為生想過意識滅為死曾關於心戢而不忘

為識識者經歷累劫猶萌之於懷雖昧其所由而滯於根潜結始自毫氂終成淵岳是以學者務慎所習五盖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邪見五曰調戲别而言之求欲為貪耽著為婬外發為瞋内結為恚繫於縛著觸理倒惑為愚癡生死因緣癡為本一切諸著皆始於癡地獄苦酷多由於恚經云卒鬬殺人其罪尚輕懐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脱之期六情一名六衰亦曰六欲謂目受色耳受聲鼻受香舌受味身受細滑心

受識識者即上所謂識陰者也五陰六欲蓋生死之原本罪苦之所由消禦之方皆具載衆經經云心作天心作人心作地獄心作畜生乃至得道者也亦心也凡慮發乎心皆念念受報雖事未及形而幽對冥構夫情念圓速倏忽無間機動毫端遂充宇宙罪福形道靡不由之吉凶悔吝定於俄頃是以行道之人每慎獨於心防微慮始以至理為城池常領本以御末不以事形未著而輕起心念豈唯言出乎室千里應之莫見乎隱所慎

在形哉異出十二門經云人有善恒當掩之有惡宜令彰露夫君子之心無適無莫過而無悔當不自得宜其仕行藏於所遇豈有心於隱顯然則教之所施其在常近乎原夫天理之於罪福外泄則愈輕内結則彌重既跡著於人事必有損於冥應且伐善施勞有生之大情匪非文過品物之所同善著則跡彰跡彰則譽集苟情係沮勸而譽集於外藏吝之心必盈乎内且人之君子猶天之小人况乎仁德未至而名浮於實獲戾幽冥固

必然矣夫苟非備德安有不周坦而公之則與事而散若乃負理之心銘之懷抱而外修情貌以免人尤收集俗譽大誣天理自然之豈得不愈重乎是以莊生亦云為不善於幽昧之中鬼神得而誅之且人之情也不愧於理而愧乎物慝著則毀至毀至而恥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悛革加以天豈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天殃物累終必頓集蓋由不防萌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

正齋經云但得說人百善不得說人一惡說人之善善心便生說人之惡便起忿意意始雖微漸相資積是以一善生巨億萬善一惡生巨億萬惡古人云兵家之興不過三世陳平亦云我多陰謀子孫不昌引以為畝誠足以有弘然齊楚享遺嗣於累葉顏冉靡顯報於後昆既已著之於事驗不俟推理而後明也且鯀殛禹興鮒異形四皐不及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猶無婬濫況乎自然玄應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錯受善惡無章其誣理

也固亦深矣且秦制収帑之刑猶以犯者為主主嬰其罰然後責及其餘若曾不當身而殃延親屬以茲制法豈唯聖典之所不容固亦申韓之所必去矣是以泥洹經云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受殃至矣哉斯言允心應理然原夫世教之興豈不以情受所存不止乎已所及彌廣則誡懼愈深是以韜理實於韞櫝每申近以斂麤進無虧於懲勸而有適於物宜有懷之流宜略其事而喻深領幽旨若乃守

文而不通其變徇教而不達教情以之處心循理不亦外乎夫罪福之於逆順固必應而無差者也苟昧斯道則邪正無位寄心無準矣至於考之當年信漫而少徵理無愆違而事不恒著豈得不歸諸宿緣推之來世耶是以有心於理者審影響之難誣廢事證而冥寄達天網之宏疎故期之於靡漏悟運往之無間混萬刼於一朝括三世而玄同要終歸於必至豈以顯昧改心淹遠革慮哉此最始信之根主而業心所深期也十二門經

云有時自計我端正好便當自念身中無所有但有肝腸脾肺骨血屎溺有何等好復觀他人身中惡露皆如是若慳貪意起當念財物珍寶生不持來死不俱去而流遷變化朝夕難保身不久存物無常主宜及當年施恩行惠贍之以財救疾以藥終日欣欣務存營濟若瞋恚意起當深生平等兼護十戒差摩竭云菩薩所行忍辱為大若罵詈者嘿而不報若撾捶者受而不校若瞋怒者慈心向之若謗毀者不念其惡法句又云受辱心

如地行忍如門閫地及門閫盋取其藏垢納汚終日受踐也成具經曰彼以四過加己則覺知口之失也報以善言和語至誠不飾四過者上之所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也夫彼以惡來我以善應苟心非木石理無不感但患處之不恒弘之不積耳苟能每事思忍則悔吝消於現世福報顯於將來賢者德經云心所不安未常加物即近而言則忠恕之道推而極之四等之義四等者何慈悲喜護也何謂為慈愍傷衆生等一物我推己恕

彼願令普安愛及昆蟲情無同異何謂為悲博愛衆拯
雨淚惻心要令實功潛著不直有心而已何謂為喜歡
悅柔軟施而無悔何謂為愛護隨其方便觸類善救津
梁會通務存弘濟能行四等三界極尊但未能冥心無
兆則有數必終是以本起經云諸天雖樂福盡亦喪貴
極而無道與地獄對門成具又云福者有苦有盡有煩
勞有往還泥洹經曰五道無安唯無為快經稱行道者
先當捨世八事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聞善不喜聞惡不

懼信心天固沮勸無以動其志理根於中外物不能干其慮且當年所遇必由宿緣宿緣之運信同四時其來不可禦其去不能止固當順而安之悅而畢之精勤增道習期諸妄心形報既廢乃獲大安耳夫理本於心而報彰於事猶形正則影直聲和而響順此自然之應孰有為之者哉然則契心神道固宜期之通理務存遠大虛中正己而無希外助不可接以畀瀆要以情求此乃廜懷之關鍵學者所宜思也或謂心念必報理同影響但

當求巳而巳固無事於幽冥原經敎之設葢所以悟夫求巳然求巳之方非敎莫悟悟因乎敎則功由神道欣感發中必形於事亦由詠歌不足係以手舞然則奉而尊之葢理所不必須而情所不能廢宜縱巳深體敎旨忘懷欣想將以巳引物自周乎衆所以固新涉之志而令寄懷有擬經云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遇此諸苦則宜深惟緣對兼覺魔僞開以達觀弘以等心且區區一生有同過隙所遇雖

殊終歸枯朽得失少多固不足計該以數塗則此心自息又苟未入道則休戚迭用聚散去來賢愚同致是以經云安則有危得則有喪合會有離生則有死蓋自然之常勢必至之定期推而安之則無往不夷維摩詰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然則兆動於始事應乎末念起而有慮息則無意之所安則觸遇而夷情之所閡則無往不滯因此而言通滯之所由在我而不在物也若乃懼生於心則疊乘於外外疊既乘内懼愈結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是以經稱丈夫畏時非人得其便誠能住心以理天關内固則人鬼罔間縁對自息萬有無以纓衆邪不能襲四非常一曰無常二曰苦三曰空四曰非身少長殊形陵谷易處謂之無常盛衰相襲欣極必悲謂之為苦一切萬有終歸於無謂之為空神無常宅遷化靡停謂之非身經稱處惑樂之地覺必苦之對葢推代謝於往復審樂往則哀來故居安慮危夕惕榮觀若夫深於苦者謂之見諦達有心則有滯有滯則苦存雖貴

極人天地兼崇高所乘愈重矜著彌深情之所樂於理愈苦故經云三界皆苦無可樂者又云五道衆生共在一大獄中苟心係乎有則罪福同貫故總謂三界為一大獄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為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為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證日陳於前而萬代同歸終莫之悟無瞬息之安保永世之計懼不在交則每事殆懈

以之進德則功無覆簣以之治心則墮其所習是以有道之士指寸陰而惜逝恒自強於鞭後業與時競惟日不足則亂念無因而生緣對靡由而起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積而能散潤濟衆生施也謹守十善閑邪以誠戒也犯而不校常善下人忍辱也勤行所習夙夜匪懈精進也專心守意以約斂衆一心也凡此五事行以有心謂之俗度領以兼忘謂之道慧本起經云九十六種道術各信所事

皆樂生安孰知其惑夫欣得惡失樂存哀亡蓋弱喪之常滯有生所感同然冥力潛謝非矜戀所留對至而應豈智用所制是以學者必歸心化本領觀玄宗玩之珍之則衆念自廢廢則有忘有忘則緣絶緣報既絶然後入於無生既不受生故能不死是以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泥洹經云心識靜休則不死不生心為種本行為其地報為結實猶如種殖各以其類時至而生弗可遏也種十善戒善則受生之

報具於上章加種禪等四空則覺極天道四空及禪數經具載其義從第一天至二十八天隨其事行福轉倍增種非常禪諦背有著無則得羅漢泥洹不忌有為不係空觀遇理而冥無執無寄為無所種既無所種故不受報廓然玄廢則佛之泥洹泥洹者漢曰無為亦曰滅度維摩詰曰彼六師者說倚為道從是師者為住諸見為墮邊際為歸八難不得離生死道也雖玄心屢習而介然微動猶均被六師同滯一有況貪生倚想執我捍

化雖復福踰山河貴極三界倚伏旋還終墜罪苦豈獲寧神大造洎然玄夷哉夫生必有情天勢率至不宅於善必在於惡是以始行道者要必有寄寄之所因必因乎有有之所資必資乎煩是以經云欲於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然則五度四等未始可廢但當即其事用而去其忮心歸佛則解佛無歸於戒則無功於戒則禪諦與五陰俱冥末用與本觀同盡雖復衆行兼陳固是空中行空耳或以為空則無行行

則非空既已有行無乃失空乎夫空者忘懷之稱非府宅之謂也無誠無矣存無則滯封有誠有矣兩忘則玄解然則有無由乎方寸而無係於外物器象雖陳於事用感絶則理冥豈滅有而後無階損以至盡哉由此言之有固非滯滯有則背宗反流歸根任本則自暢是以開士深行統以一貫達萬像之常冥爽所寓而玄領知來理之先空恒得之於同致悟四色之無朕順本際而偕廢審衆觀之自然故雖行而靡跡方等深經每泯一

三世而未嘗謂見在為有則空中行空旨斯見矣弘明集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隱居若邪臺徵不就

安般守意經序

夫意也者衆苦之萌基背正之元本荒迷放蕩浪逸無涯若狂夫之無所麗愛惡充心躭昏無節若弱喪之不知歸微矣哉即之無像尋之無朕則毫末不足以喻其細迅矣哉償𧼮惚怳眴帀宇宙則奔電不足以比其速是以彈指之間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三億想念必響

報成生死哉一身所種滋蔓彌劫凡在三界倒見之徒溺喪淵流莫能自反正覺慈愍開示慧路防其終凶之源漸塞忿欲之微兆為啓安般之要徑泯生滅以冥寂伸道品以養恬建十慧以入微縶九神之逸足防七識之洪流故曰守意也若乃制伏麤垢拂剗漏結者亦有望見貿樂之士閉色聲於視聽遏塵想以禪寂乘靜泊之禎祥納色天之嘉祚然正志荒於華樂昔習沒於交逸福田矜執而日零毒根迭興而罪襲是以輪迴五趣

億劫難拔嬰羅欲網有劇涘牢由於無慧樂定不惟道門使其然也至於乘慧入禪亦有三輩或畏苦滅色樂循泥洹志存自濟不務兼利者為無著乘或仰希妙相仍有遣無不建大悲練盡緣縛者則號緣覺菩薩者深達有本暢因緣無達本者有有自空暢無者因緣常寂自空故不出有以入無常寂故不盡緣以歸空住理而有非所縛非縛故無無所脫茍曆心領要觸有悟理者則不假外以靜内不因禪而成慧故曰阿惟越致不隨

四禪也若欲塵翳心慧不常立者乃假以安般息其馳
想猶農夫之淨地明鏡之瑩刻矣然則耘耨不以為地
地淨而種滋瑩刻非以為鏡鏡淨而照明故開士行禪
非為守寂在遊心於玄冥矣肇自發心悲盟弘普秉權
積德忘期安衆衆雖濟而莫脫將廢知而去筌矣是謂
菩薩不滅想取證也此三乘雖同假禪靜至於建志厥
初各有攸歸故學者宜恢心宏模植栽於始也漢之季
世有捨家開士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之太子也審榮

辱之浮寄齊死生乎一貫遂朊屣於萬乘抱玄德而遊化演道敎以發朦表神變以源之于時俊乂歸宗釋華崇實者若禽獸之從麟鳳鱗介之赴虬蔡矣又博綜殊俗善衆國音傳授斯經變為晉文其所譯出百餘萬言探暢幽賾淵玄難測此安般典其文雖約義關衆經自淺至精衆行具舉學之先要孰踰者乎行者欲凝神反朴道濟無外而不循斯法者何異刖夫之陟太山無翅而圖昇虛乎揮迦如來妙慧足於曩劫歷無數以潛化

至于衆生運會圓滿告成而猶現行六年以為教端者誠以鎮一紛邪莫尚兹也由是而觀可不務歟數染習沈冥積罪歷劫生與佛乖弗覩神化雖以微祚得稟遺典而情想繁蕪道根未固仰欣聖軌未一暫履夕惕戰懼惄焉如擣是以誠心諷誦以鍾識習每遭明睿輒咨凝滯然冥宗已遠義訓小殊乃採集英彥戢而載焉雖粗聞大要未悟者衆於是復率愚思推撿諸數尋求明證遂相繼續撰為注義并抄撮大安般修行諸經事相

應者引而合之或以隱顯相從差簡搜尋之煩經道弘深既非愚淺所能裁衷又辭意鄙拙萬不暢一祇增理穢敢云足以闡融妙旨乎實欲私記所識以備遺忘而已耳儻有覽者願亮不逮正其愚謬焉出三藏記集

郤敬輿

與謝慶緒論三幡義書

近論三幡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孫綽天台賦消一無於三幡李善注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引書云云然敬

與之意以色空及觀為三
幡識空及觀亦為三幡

謝敷答郤敬輿書

至理深玄非言象所喻也選注

王洽字敬和琅邪臨沂人中書令領軍將軍

與林法師書

洽稽首和南夫教之所由必暢物之所未悟物之所以通亦得之於師資雖玄宗沖緬妙旨幽深然所以會之者固亦簡而易矣是以致雖遠必假近言以明之理雖

眜必借朗喻以徵之故夫殆隆之旨可得之於千載將絶之趣可悟之於一朝今本無之談旨略例坦然每經明之可謂衆矣然造精之言誠難為允理詣其極通之未易豈可以通之不易因廣異同之說遂令空有之談紛然大殊後學遲疑莫知所擬今道行指歸通敘色空甚有清致然未詳經文為有明旨耶或得之於象外觸類而長之乎今衆經甚多或取譬不遠豈無一言昭然易喻古人有云聖人之言可能使人信之不可能是以

徵之於文未知所釋今故諮其數事思聞嘉誨以啓其疑洽稽首和南廣弘明集

王珉字季琰洽子中書令

論高座序帛尸梨蜜多羅此云吉友時人呼爲高座西域國王之子過江名顯珉師事之及卒爲之序

春秋吳楚稱子傳者以爲先中國後四夷豈不以三代之脩行乎殊俗之禮以其貪婪無仁讓之性乎然而卓世之秀時生於彼逸羣之才或侔乎茲故知天授英

偉豈限於中外自此以來唯漢世有金日磾然日磾之賢盡於仁孝忠誠德信純至非為明達足論高座心造峯極交儁以神風領朗越過之遠矣高僧傳

王珣字元琳洽子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

與豫章太守范甯論釋慧持書持適盧山隨兄遠共止有姑為尼名道儀自江夏送姑至都止東安寺珣深相器重為珣詳定中阿含經後還山甯請持講法華毗曇四方雲集珣書與甯甯答之珣重與甯書　持見後

遠公持公孰愈

范甯答書

誠為賢凡賢弟也

重與甯書

但令如凡誠未易有況弟復賢耶高僧傳

林法師墓下詩序

余以寧康二年命駕之剡石城山即法師之丘也高墳鬱為荒楚丘隴化為宿莽遺跡未滅而其人已遠感想平昔觸物悽懷劉孝標世說注

王恭 字孝伯太原晉陽人歷徐兗二州刺史

致沙門僧檢書

遠持兄弟至德何如

僧檢答書

遠持兄弟也綽綽焉信有道風矣 高僧傳

習鑿齒 字彦威襄陽人滎陽太守

與釋道安書 道安游學至鄴師佛圖澄後避地南投襄陽時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世

其先藉安高名致書通好及聞安至即往修造

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

名答苻堅破襄陽安與鑿齒俱歸秦別記云河北別有竺道安與釋道安齊名謂習鑿齒致書竺道安道安本隨師姓竺後改為釋世因謂兩人謬矣　安見後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於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以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彼直無為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哀世降步愍時

而生資始繫於度物明道存乎練俗兆不疾之興以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以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於一山冰結於一谷望閶風而不廻儀措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藻悅濤波下士而已惟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於巖隱玄祖暢乎無生大塊既唱萬竅俱怒賢人君子靡不歸宗日月

雖遠光景彌暉道業之隆莫盛於今豈所謂月光道叙將生真土靈鉢東遷忽驗于兹乎又聞三十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開士陶演真言上考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兹孰降是以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湑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逸響重盪濯

於一代矣不勝延豫裁書致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余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 弘明集 愍于法苑珠林作怨呼慶雲作塵靈逸響作溢漾一代作末代 庾闡樂賢堂頌序亦云肅祖明皇帝雅好佛道手摹靈像

同前 高僧傳

承應真履正明白内融慈訓所兼照道俗齊蔭自大教東流四百餘年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真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俗未僉悟自頃道業之隆咸無以匹所謂月光將出靈鉢應降法師任當洪範化洽深幽此

方諸僧咸有思慕各願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躡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於豐草植栴檀於江湄則如來之教復崇於今日玄波溢漾重蕩於一代矣

與謝安論釋道安書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

皆偏觀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出三藏記集高僧傳叅校　感傳作惑觀作覩佛經二句集云佛經故竄足所長作義下傳云作義乃似法爾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見其亦每言思得一叙

釋文紀卷三

釋文紀卷四

明 梅鼎祚 輯

晉二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廷尉卿領著作

喻道論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

皁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流浪之勢自得於啗井者則恠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之力纏束世教之内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之棄鄙俚至真絶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

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畀高不同故馴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屐殃放酒者罹刑婬為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牢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刑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叙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况神明所涖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

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愍翳桑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

世故立德闇昧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曁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

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其於蜫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

矣所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而功不在我日用而
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
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蓋外內
名之耳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
之為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應
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為首
尾其致不殊即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

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敎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刓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

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榦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答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為大謬諮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嚙其指兒心懸駭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閒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已舉世

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以為經守柔以為常形名兩絶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既已明其宗且復為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潁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碏戮子臣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敎之忠䇿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摽敎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為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鯀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

以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忽南面之尊保沖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為仁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行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牽此以談在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

為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維縶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内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即曠林解龍衮以衣鹿裘遂垂條為宇藉草為茵去櫛梳之勞息湯沐之煩頓馳騖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過玄黄耳絶淫聲口忘甘苦意放休戚心去於累胸中抱一載平營𩲸内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

六金色焜燿光過日月聲恊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儛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神變緜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還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改瘁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尚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

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既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没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尚明德興喪之期於兹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慇懃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芸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為辯以果敢為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喻道論支道林

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沖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

喻道論于道邃遂燉煌人綽以遂比阮咸或曰咸有累騎之譏遂有清冷之譽何得為匹孫綽曰雖迹有窪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

近洛中有竺法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志之私譽也並高僧傳

道賢論綽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為道賢論

竺法護匹山巨源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先月支人姓支詳支遁讚

護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論道二公風德高遠足為流輩矣

帛法祖匹嵇叔夜帛遠字法祖河內人晉惠時化被關隴為秦州刺史張輔所害州人管蕃讚之也

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俊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

竺道潛比劉伯倫潛見後

潜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而曠大之體同焉

支遁方向子期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

于法蘭比阮嗣宗蘭高陽人精勤有風力

蘭公遺身高尚妙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

竺法乘比王濬沖乘未詳何許人事竺法護後到燉煌立寺延學大化西行

法乘安豐少有機悟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

康僧會像讃

會公蕭瑟寔惟令質心無近累情有餘逸厲此幽夜振彼尤黙超然遠詣卓矣高出

支孝龍讃孝龍淮陽人高論適時與阮瞻等呼為八達

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克邁高廣物競宗歸人思效仰雲泉彌漫蘭風肹響傳作盤桓誤

康法朗讃朗中山人研尋經論講法相係

人亦有言瑜瑕弗藏朗公冏冏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覈微章何以取證冰堅履霜

劉元真讚元真中州人早有才解之譽竺道潛師之

索索虛衿翳翳閑沖誰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雕飾照足開矇懷抱之內豁爾每融

于法威讚于法開弟子法威清悟有拒辨

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潔其名無愧懷抱

竺道壹讚 壹見後

馳辭說言因緣不虛惟兹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森踈 世說注馳騁遊說言因不虛森作扶

釋道安讚 綽為名德沙門論目云釋道安博物多才通經名理又為之讚

物有廣瞻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 並高僧傳

竺法汰讚 汰見後

凄風拂林鳴絃映壑爽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蕭灑神

内恢廓實從前起名隨後躍名德沙門題目

支愍度讚度見後

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嶧陽浮磬泗濵世說注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歷廷尉長沙相

更生論

善哉向生之言曰天者何萬物之總名人者何天中之一物因此以談今萬物有數而天地無窮然則無窮之

變未始出於萬物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矣天地不為有終則更生可知矣尋諸舊論亦云萬兆懸定羣生代謝聖人作易已備其極窮神知化窮理盡性苟神可窮有形者不得無數是則人物有定數彼我有成分有不可滅而為無彼不得化而為我聚散隱顯環轉於無窮之塗賢愚壽夭還復其物自然貫次毫分不差與運泯復不識不知邈哉邈乎其道冥矣天地雖大渾而不亂萬物雖衆區已別矣各自其本祖宗有序本支百世

不失其舊又神之與質自然之偶也偶有離合死生之變也質有聚散往復之勢也人物變化各有其往往有本分故復有常物散雖混淆聚不可亂其往彌遠故其復彌近又神質冥期符契自合世皆悲合之必離而莫慰離之必合皆知聚之必散而莫識散之必聚未之思也豈遠乎若者凡今生之生為即昔生生之故事即故事於體無所厝其意與已冥終不自覺孰云覺之哉今談者徒知向我非今而不知今我故昔我耳達觀者所

以齊死生亦云死生為寤寐誠哉是言

孫盛與羅君章駁更生論書盛字安國太原人歷秘書監

省更生論括囊變化窮尋聚散思理既佳又旨味辭致亦快是好論也然吾意猶有同異以今萬物化為異形者不可勝數應理不失但隱顯有年載然今萬化猶應多少有還得形者無緣盡當須冥遠耳目不復開逐然後乃復其本也吾謂形既粉散知亦如之紛錯混淆化為異物他物各失其舊非復昔日此有情者所以悲歎

若然則足下未可孤以自慰也

答孫安國書

獲書支略旨辭理亦兼情雖欣清酬未喻乃懷區區不已請尋前本本亦不謂物都不化但化者各自得其所化頹者亦不失其舊體孰主陶是載混載判言然之至分而不可亂也如此豈徒一更而已哉將與無窮而長更矣終而復始其數歷然未能知今安能知更益積悲忘言諮求所通豈云唯慰聊以寄散而已矣並弘明集

孫放字齊莊盛子仕長沙相

西寺銘序

長沙西寺層構傾頽謀欲建立時有童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初學記

康泓

單道開讚燉煌人絕穀餌松昇平初渡江入羅浮終勑置屍石室北間康泓爲傳贊

蕭哉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内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餐茹芝英流浪巖津高僧傳蕭法苑作肅若作善

袁宏 字彦伯陳郡陽夏人歷吏部郎

單道開讚 宏為南海太守登羅浮至石室口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廼為讚

物儁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 高僧傳

桓玄 字敬道譙國人龔父溫封南郡公篡號楚

與遠法師勸罷道書

夫至道緬邈佛理幽深豈是悠悠常徒所能習求沙門去棄六親之情毀其形骸口絕滋味被褐帶索山棲枕

石永乖世務百代之中庶或有一髣髴之間令世道士雖外毁儀容而心過俗人所謂道俗之際可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先聖有言未知生焉知死而令一生之中困苦形神方求冥冥黃泉下福皆是管見未體大化迷而知反去道不遠可不三思運不居人忽焉將老可復追哉聊贈至言幸能納之

釋慧遠答桓南郡書遠見後

大道淵玄其理幽深銜此高旨實如來談然貧道出家

便是方外之賔雖未踐古賢之德取其一往之志削除
飭好落名求實若使幽冥有在故當不謝於俗人外似
不盡內若斷金可謂見形不及道哀哉哀哉帶索枕石
華而不實管見之人不足羨矣雖復養素山林與樹木
何異夫道在方寸假練形為真卞和號慟於荊山患人
不別故也昔聞其名今見其人故莊周悲慨人生天地
之間如白駒之過隙以此而尋孰得久停豈可不為將
來作資言學步邯鄲者新無功失其本質故使其人爾

甸而歸百代之中有此一也豈混同以通之貧道已乖世務形摧於流俗欲於其中化未化者雖復沐浴踞傲奈疑結何一世之榮劇若電光聚則致離何足貪哉淺見之徒其惑哉可謂下士聞道而大笑之真可謂迷而不反也貧道形不出人才不應世是故毀其陋質被其割截之服理未能心宜玄化遠存大聖之制豈捨其本懷而酬高誨貧道年與時頹所患未痊乃復曲垂光慰感慶交至擅越信心幽當大法所寄豈有一傷毀其本

也將非波旬試嬈之言辭拙寡聞力酬高命葢是不逆之懷耳

與僚屬沙汰僧衆教 玄輔政教僚屬遠與玄書因廣立條制玄從之

夫神道茫昧聖人之所不言然惟其制作所弘如將可見佛所貿無為慇懃在於絶欲而比者陵遲遂失斯道京師競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為之穢黷避役鍾於百里逋逃盈於寺廟乃至一縣數千猥成屯落邑聚遊食之羣境積不羈之衆其所以傷治

害政塵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實汚風軌矣便可嚴下在此諸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者或禁行修整奉戒無窮恒為阿練若者或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亦所以示物以道弘訓作範幸兼內外其有違於此者皆悉罷道所在領其戶籍嚴為之制速申下之并列上也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

慧遠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

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思憤慨盈懷常恐運出非

意混然淪滑此所以夙宵歎懼忘寢與食者也見檀越澄清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流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推此而言符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令飾偽取容者自絕於假通之路信道懷真者無復負俗之嫌如此則道世交興三寶復隆於茲矣貧道所以寄命江南欲託有道以存至業之隆替寔由乎人植檀越當年則是貧道中興之運幽情所託已寘之在昔是以前後書疏輒以憑寄為先每尋告慰眷懷不忘

但恐年與時乖不盡檀越盛隆之化耳今故諮白數條

如别䟽

經教所開凡有三科一者禪思入微二者諷味遺典三者興建福業三科誠異皆以律行為本檀越近制似大同於此是所不疑或有興福之人内不毁禁而迹非阿練若者或多誦經諷詠不絶而不能暢說義理者或年已宿長雖無三科可記而體性貞正不犯大非者凡如此輩皆是所疑今尋檀越所遣之例不應問此而外物

惶惑莫敢自寧故以别白夫形跡易察而真偽難辨自非遠鑒得之信難若是都邑沙門經檀越視聽者固無所疑若邊局遠司識不及遠則未達教旨或因符命濫及善人此最其深憂若所在執法之官意所未詳又時無宿望沙門可以求中得令送至大府以經高鑒者則於理為弘想檀越神慮已得之於心直是貧道常近之情故不能不及耳若有族姓子弟本非役門或世奉大法或弱而天悟欲棄俗入道求作沙門推例尋意似不

塞其清塗然要須諮定使洗心向味者無復自疑之情昔外國諸王多參懷聖典亦有因時助弘大化扶危救弊信有自來矣檀越每期情古人故復略敘所聞

與八座桓謙等論沙門應致敬事書 元興中玄為太尉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八座桓謙等答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信遂淪名體夫佛之為化雖誕以

茫浩推于視聽之外然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葢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一代之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之比八日令得詳定也

桓玄再拜頓首敬議（推于視聽彦琮集作推乎視聽存乎王者作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弘明集作敬尊其神器君御一作弘御）

桓謙等答桓公論沙門不應致敬事書（謙為玄從兄）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與老孔殊趣禮敎正乖人以髮膚為重而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為孝土木形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已皆落之

禮敎所重意悉絶之資父事君天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廢彌歷三代罝其絶羈當以神明無方亦不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别有理令便使其致恭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乃是在宥之弘王令以别荅公難孔國張敞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寳諸道人並足酬對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謙等惶恐死罪

與王中令論沙門應致敬事書并王令答往復八道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宜共論盡之令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任弘明集作在

王謐答桓太尉書謐見後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書俱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

亦恨不悉以為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厭心處真如雅誨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既涉乎敎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為殊方異俗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内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若莫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尋大法宣流為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絶之化有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

乎故王者拱已不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承以通生理物在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酬言將無寄猶以為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眄未遺猥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顧不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有用弘明作有日用

難王中令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為禮難曰沙門

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爰暨之師逮于上座與世人揖跪但為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為忽儀於此且師之為理以資悟為德君道通生則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

來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喻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之然後順軌此蓋是本懼鬼神福報之事

豈是宗玄妙之道邪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為貴孰如君言聖人之道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為貴哉

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蕃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

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日用清約有助于教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也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來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起豈足答通濟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如來示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邪為是淺邪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

其恭而此弛其敬哉

王謐答桓太尉難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哉

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旣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體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旣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一介弘明作一分誤

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厝感於理本者何良以冥本幽絶非物象之所舉運通理妙豈粗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

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强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竒使其畏服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辨意以為大設靈竒示以報應

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為虛誕罪福為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弟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劫一作物同一作周

難曰君臣之敬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

在為資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為君道運通理同三大是以前條已粗言意以為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為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蕃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為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懂然所據也諸蕃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

代之不論或在於此邪

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益今篤以祇敬將無彌濃其助哉荅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誨誠如來誨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横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人而言道耳前荅云不以人為輕重微意在此矣

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為是深邪

為是淺耶若淺邪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邪豈得彼肅其功而此弛其敬哉答曰以為釋迦之道深則深矣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重難王中令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

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𣅜感於理本是為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為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豈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邪宗致為是何邪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茍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

之悟更是發瑩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

又云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

塗夫以神奇為化則其教易行異於督以仁義盡於人

事也是以黄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為實理行

之又易聖人何縁捨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

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

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令沙門既不臣

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為其然夫敬之為理上紙言之詳

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
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
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
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
替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旨而借
以為難如來告以敬為行首是就敬之重也功行者當
計其為功之勞耳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
邪惠無所謝達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

耳臣之敬君豈謝惠者邪是就弘明作是敘

王謐重答桓太尉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屠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乏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旨既臻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不逮公云宗致為是何邪若以學業為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禀

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以為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筌蹄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絶處也夫積學以之極者必階麤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見矣公以為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為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為佛之為教與内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

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為難也何以言之今內聖所明以為出其言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善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為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曁中國悟之者尠故本起經云正言似

反此之謂矣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為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邪請試言曰以為佛道弘曠事數彌繁可以練神成道非惟一事也至於在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轍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為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期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邪敬戢高論不容

閭然是以前荅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為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形迹也請復重伸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遇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為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為辨如其未允請俟高亮

三與王中令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為斐然可以為釋疑處殊是未至也遂相攻難未見其已今復料要明在三之理以辨對輕重則敬否之理可知想研微之功必在苦愈析耳八日已及令與右僕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主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善邪事雖已行無預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析耳可以示仲文

謂殷仲文

三難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為難殆以流遷令復重伸前意而委曲之想足有以頓白馬之辔知辦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為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闇各有本分分之所資稟之有本師之為功在於發悟譬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為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實已末焉既懷玉在中又匠以成器非

君道則無以伸遂此生而通其為道者也是為在三之重而師為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駭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濠上耳

王謐三答桓太尉

重虧嘉誨云佛之為教以神為貴神之明闇各有本分

師之為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可以伸遂此生通其為道者也示為師無該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主之大禮析在三之深淺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萃不容有隱乃更成別辨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蒙於是乎在承已命庾恒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膽仰所悟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命也

實如高論弘明有二句

與遠法師使述沙門不敬王者意書 隆安六年玄遺書慧遠言

沙門當致敬王者遠答書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與八座書令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於事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游謝中書面共諮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今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慧遠答桓太尉書

遠既答玄書復以朝士名賢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象教皮編作遠答王謐書誤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且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為弘資存日用之理為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此檀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

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於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絶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

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人天之路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沾其惠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餐者哉檀越項者以有其服

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虚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偽相冒涇渭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敎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之殊制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

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剃髮毀形之人忽厠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韶挺於弱年風流邁於季俗猶參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

之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悋所執葢欲令三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兹泯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將安寄緣眷遇之隆故殫其所懷執筆悲憑不覺涕泗横流矣

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為生之益求宗不由順化故不

重運通之資又云内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為絶之夫累著在於心滞不由形敬形敬葢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雨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賛皇極而不虚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為道

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共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末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許沙門不致禮詔玄既篡位為楚下詔停沙門致敬嗣之等因啓奉詔

門下佛法宏誕所不能了推其篤至之情故寧與其敬耳今事既在已茍所不了且當寧從其略諸人勿復使

禮也便皆使聞知

卞嗣之袁恪之答桓玄啓嗣之字敬祖濟陰寃句人恪之字元祖陳郡陽夏人見袁氏譜

十二月三日侍中臣卞嗣之給事黃門侍中臣袁恪之言詔書如右神道冥昧聖詔幽遠陛下所弘者大爰逮道人奉佛者耳率土之民莫非王臣而以向化法服便抗禮萬乘之主愚情所未安拜起之禮豈虧其道尊卑大倫不宜都廢若許其名教之外闕其拜敬之儀者請

一斷引見啓可紀識謹啓

報卞嗣之袁恪之

何縁爾便宜奉詔大亨二年十二月四日門下通事令史臣馬範　按玄討道子元顯大赦改元大亨自署太尉是時未僭王稱楚至後永始元年則篡為帝矣此四啓報非一時事當由輯者統敘爾

再啓

侍中臣嗣之等啓事重被明詔崇冲挹之至履謙光之道愚情眷眷竊有未安治道雖殊理至同歸尊君尊親法教不乖老子稱四大者其尊一也沙門所乘雖異跡

不超世豈得不同乎天民陛下誠欲弘之於上然畁高之禮經治之典愚謂宜俯順羣心永為來式請如前啓謹啓經一作化弘明請如前所啓

再報

置之使自已亦是兼愛九流各遂其道也

三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被詺如右陛下至德圓使吹萬自已九流各狥其美顯昧竝極其致靈澤幽流無思不

懐羣方所以資通天人所以交暢臣聞佛教以神慧為本導達為功自斯已還蓋是斂粗之用耳神理緬邈求之於自形而上者虔肅拜起無虧於持戒若行道不失其為恭王法齊敬於率土道憲兼隆内外咸得矣臣前受外任聽承疎短乃不知去春已有明論近在直被詔便率其愚情不懼允合還此方見斯事屢經神筆宗致悠邈理析微遠非臣駑鈍所能擊讃沙門禮已行之前代今大明既昇道化無外經國大倫不可有闕請如先

所啓攝外施行謹啓

三報

自有内外兼弘者何其於用前代理卿區區惜此更非讚其道也

四啓

侍中祭酒臣嗣之言重奉詔自有内外兼弘者聖旨淵通道冠百王伏讀仰歎非愚淺所逮尊主祗法臣下之節是以拳拳頻執所守明詔超邈遠略常均臣短暗不

達追用愧悚輒奉詔付外宣攝遵承謹啓永始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永始弘明集作元始誤玄僭位無元始並弘明集沙門不應拜俗事叅校

王謐字稚遠洽從子歷司徒

與慧遠書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欽遠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云遠答之人皆稱公善誘

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

慧遠答王謐書尺牘作佛圖澄答謐誤

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耳檀

越既履順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為復酬來信耳

劉義慶世說新語

釋文紀卷四